读史札记

“皇父摄政王”新探

杨 珍

“太后下嫁”是清初三大疑案之一，指皇太极之妻、顺治帝生母孝庄文皇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。此说源于多尔衮称“皇父摄政王”。关于“太后下嫁”的学术探讨已逾八十载，至今未取得共识。如何理解多尔衮“皇父摄政王”称号中“皇父”二字，是争议之焦点所在。主要有以下观点。

一种观点认为，就多尔衮的皇父封号及满洲风俗观之，孝庄下嫁摄政王一事殆非不可能。① 世祖福临称多尔衮为“皇父摄政王”与孝庄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，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。多尔衮既可称为“皇父”，太后当然可以下嫁多尔衮，都是完全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。②

另一种观点认为，顺治四年（1647）多尔衮被称为“皇父”，五年加封“皇父摄政王”，是由报功而来，符合古人尚父、仲父之意，不能作为太后下嫁之确据。③ 所谓皇叔父摄政王，在满文无“摄政”字而有“阿玛”字。疑当日世祖在宫中于多尔衮亦必有此称，即世俗所谓寄父也。④ “皇父”或“阿玛王”这一称号，有时也可能用来尊称一个关系亲密或有权势的人。“皇父摄政王”称号绝不是由太后下嫁的原因而起。⑤

诸文对太后是否下嫁持不同看法，但一致认为多尔衮曾称“皇父”。实际上，“皇父摄政王”中“皇父”二字是满、汉文互译时造成的歧义。

“皇父”、“皇考”、“汗父”，满文均为“han ama”，音译“汗阿玛”。以“han i ama”（音译“汗依阿玛”，汉译“汗的父亲”）指称皇父（皇考、汗父），在满文档案中从未曾见。多尔衮摄政期间，称号数变。其“皇父摄政王”称号的满文书写中，只有“han i ama wang”（汗的父王），没有“han ama”（皇父）。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基础上，利用满汉档案文献，对多尔衮称号的形成与变化以及“皇父摄政王”中满、汉文歧义，做进一步阐述。

一、多尔衮称号的形成与变化

崇德八年（1643）八月，清太宗皇太极病逝于盛京（今沈阳），六龄子顺治帝福临即大位。

［收稿日期］2016 – 09 – 29
［作者简介］杨珍（1955 – ），女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，北京 100732；yz3024@163. com

① 参见萧一山：《清代通史》卷上，中华书局，1986 年，第 1 册，第 383 页。另参见萧一山；《清代史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，1997 年，第 22 页。
② 参见王锺翰：《释汗依阿玛》，载《王锺翰学术论著自选集》，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。
③ 参见孟森：《太后下嫁考实》，载《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86 年。
④ 参见郑天挺：《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》、《释“阿玛王”》，载《清史探微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99 年。
⑤ 参见陈捷先：《多尔衮称“皇父摄政王”研究》，（台湾）《故宫文献》第 1 卷第 2 期。其他相关论著还有很多，恕不赘述。

顺治帝的堂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、叔父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摄政，并称摄政王。顺治元年（1644）四月，多尔衮奉命代统清军，进取中原，五月初定鼎北京。九月，顺治帝与孝端、孝庄两太后由盛京抵京师。其后，多尔衮的称号出现了三个阶段的变化。

1、顺治元年十月至二年五月：称“叔父摄政王”

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，顺治帝告祭天地，第二次即大位。据满文内国史院档（下称内国史院档），初三日，以“摄政父王多尔衮（doro be aliha ama wang dorgon）”功最高，建碑纪绩。这是目前所见满文档案中，首次称多尔衮“ama wang”（父王）。①

初十日，顺治帝颁即位诏。加封多尔衮“叔父摄政王”，赐册宝、册文。内国史院档所载册封谕旨末句是：“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 funggnehe”（直译：“封为摄政的汗的叔父父王”）。这是多尔衮的称号中，首次出现“han i”（汗的）二字。然而此处之“han i”是补写的。补写前的原文是：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 funggnehe”（直译：“封为摄政的叔父父王”）。

“han i”不可能因疏忽而漏写。册文原件已无存。内国史院档所载，或为册文之底稿，上面有重大文字改动。这可能是多尔衮“叔父摄政王”封号的首次满文设计。但旋即出现变化。

是日，内国史院档记述“定诸王、贝勒、贝子、公俸禄份额”时，对多尔衮改称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”（直译“摄政的叔父父王”），即在称号中去除了“han i”。原因待考。

去除“han i”后的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”，成为多尔衮封号“叔父摄政王”正式的满文表述。

2、顺治二年五月至五年十一月：称“皇叔父摄政王”

顺治二年（1645）春，清军击败李自成军。五月，攻克扬州，“定江南”。清朝统一战争进展顺利，多尔衮的“功绩”进一步凸显。是月，济尔哈朗等定议：“以皇叔摄政王代天摄政，虽赏罚等于朝廷，而体统尚未崇隆。……一切仪制，亦应加礼。”陕西道监察御史赵开心奏称：“臣以为当于叔父上加一皇字，庶上下辨而体统尊，此名义宜定者也。”于是，礼部议定摄政王称号及仪注。凡文移皆书“皇叔父摄政王”。②

多尔衮正式封号“叔父摄政王”的原始满文设计中，“叔父”（ecike）前面就有“han i”（汗的），后被删除。恢复被删除的“han i”后，称号则为“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”（皇叔父摄政王），正与原始设计相符。③

3、顺治五年十一月至八年正月：称“皇父摄政王”

五年（1648）十一月，“恭奉太祖配天，四祖入庙。……覃恩大赦。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，凡进呈本章旨意，俱书皇父摄政王。”④

多尔衮的称号中去除“叔”字后，汉文由“皇叔父摄政王”变为“皇父摄政王”，满文由“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”变为“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”（直译“摄政的汗的父王”）。⑤ 这一变化发生的具体过程，目前尚未发现记载。满文“han i ama wang”是“汗的父王”，在汉文里竟成了“皇父”。而满文中“皇父”应为“han ama”，这在“皇父摄政王”的满文书写中并不存在。

从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”（叔父摄政王）到“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”（皇叔父摄政王），再到“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”（皇父摄政王），三个称号中有两个词组

---

① 《满文内国史院档》，顺治元年十月初三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 2，缩微胶卷 1。《满文内国史院档》是编年体档簿，下文征引该档凡写明日期，略去出处。

②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 16，顺治二年五月己酉、丙戌、乙未、甲辰。

③ 《满文内国史院档》，顺治二年六月初二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 2，缩微胶卷 1。

④ 蒋良骐：《东华录》卷 6，中华书局，1980 年，第 93—94 页。

⑤ 《满文内国史院档》，顺治六年正月初一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 2，缩微胶卷 2。

始终存在：一为“doro be aliha”（摄政的），一为“ama wang”（父王）。有变化的只是“han i”（汗的）之有否，以及“ecike”（叔父）之去留。

二、多尔衮称号的满汉文歧义

正式册封的多尔衮封号“叔父摄政王”，应是先有满文，译为汉文。从目前所见满汉文史料看，“皇叔父摄政王”与“皇父摄政王”均未得到正式册封。这三个称号的满文、汉文语义，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。我们依次进行分析。

1、第一个称号：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”（叔父摄政王）

（1）“叔父摄政王”的满文汉译直译为“摄政的叔父父王”

内国史院档记述顺治元年十月初十日加封多尔衮的谕旨中，先是称多尔衮“ecike doro be aliha wang”（直译“叔父摄政王”），无论语义或词语排序，均与汉文“叔父摄政王”相符、等同。可是，给多尔衮的正式封号则为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”（直译“摄政的叔父父王”）。

从“ecike doro be aliha wang”（叔父摄政王）到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”（摄政的叔父父王），有以下重要变化。第一，“doro be aliha”（摄政）被移至首位，表明受此称号者是代皇帝（朝廷）统摄大政。第二，“ecike”（叔父）后加上“ama”（父亲），这使“wang”（王）的前面有两个亲属称谓：“叔父”与“父亲”。由此说明，“叔父”和“父亲”指称同一人。称号中先称多尔衮“叔父”，体现出他与顺治帝的叔侄关系，后面加“父亲”，主要是尊崇其功绩，也符合满洲习俗（见下文）。

（2）汉译中发生的歧义

“摄政叔父父王”（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）中的“叔父”和“父亲”，在汉语文里是两个不同的亲属称谓。如果按照满文原义译为“叔父父王”，不符合汉语习惯。所以，汉译先将“ecike ama”译为“叔”、“父”，然后将两者在称号中合并为“叔父”，这样既与满文原文一致，也符合汉文习惯。从翻译角度讲，可谓匠心独具，但却造成汉文表达中的误解，即显示“叔”、“父”的两个亲属称谓，变成了仅有“叔父”之意。

（3）满文词序及汉译词序的改变

“doro be aliha ecike ama wang”有两种汉译。

一译体现满文词语顺序，仍以“摄政”（doro be aliha）在前，“叔父王”在后，即“摄政叔父王”。另一译改变满文词语顺序，将“叔父”放在“摄政王”（doro be aliha wang）之前，即“叔父摄政王”。

多尔衮所用满汉合璧印章，汉文为“叔父摄政王宝”①。《清世祖实录》中，顺治元年十月至二年五月前的诏旨，均称多尔衮“叔父摄政王”②。可是，这一时期大臣所见（汉文）上谕，“皆称摄政叔父王”③。

“摄政叔父王”保留了满文特色，“叔父摄政王”之称更符合汉语文用词习惯。然而，不同译法隐含着某些政治因素。“摄政叔父王”以“摄政”在前，“叔父王”居次，意在突出多尔衮是受皇帝委托，摄理政事。这应当是清廷之本意。相反，多尔衮印章等则称“叔父摄政王”。以“叔父”在前，“摄政王”在后，将多尔衮置于朝廷之前，突出了他的个人地位。

---

① 参见陈捷先：《多尔衮称“皇父摄政王”研究》附图一，（台湾）《故宫文献》第1卷第2期。

② 参见《清世祖实录》卷9，顺治元年十月甲子；卷10，顺治元年十月丁卯；卷15，顺治二年四月丁卯。

③ 《清世祖实录》卷16，顺治二年五月乙未。

2、第二个称号："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"（皇叔父摄政王）

（1）汉译延续了原来的歧义

与"皇叔父摄政王"对应的满文是"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"（直译"摄政的汗的叔父父王"）。汉文"皇叔父"字面上仍是指皇帝的叔父，并非指皇帝的"叔"、"父"。这与第一个称号由满文译为汉文时的译法一致，当然也会产生同样的误解。

（2）汉译仍倒置满文词语顺序

如果将"皇叔父摄政王"与对应的"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"相较，词序仍有错位。它没有依照满文词序，称"摄政皇叔父王"，而是仍将"皇叔父"放在"摄政王"之前，称"皇叔父摄政王"，突出了多尔衮个人地位。

3、第三个称号："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"（皇父摄政王）

相较第二个称号"doro be aliha han i ecike ama wang"（皇叔父摄政王），第三个称号"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"（皇父摄政王，直译"摄政的汗的父王"），满汉文中均去掉了一个"ecike／叔"字，致使满文、汉文称号的文义有了本质差异。

先看汉译问题。将满文"han i ama"（汗的父亲）称为"皇父"，失之毫厘，差之千里。因为将"han i ama"译成汉文中的"皇父"，字面上似乎正确，即皇帝的父亲；但"皇父"的满文只能是"han ama"，不是"han i ama"。因此，将"han i ama"译成"皇父"实际上是错误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"皇父摄政王"的满文表述（"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"）中并无"皇父"（han ama）二字的根据。

另外，"ama wang"（父王）在多尔衮的满文称号中是一固定词组，不可拆分。但在汉译中被拆分成："皇'父'"和"摄政'王'"。

再看身份地位问题。如果是"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"（直译"摄政的汗的父王"），"doro be aliha"（摄政的）、"han i（汗的）仍是"ama wang"（父王）的定语，将多尔衮的职权限定于"摄政"。如果是"皇父摄政王"，从字面看，多尔衮的身份已变为"皇父"（han ama）。也就是说，多尔衮首先是皇父，同时也是摄政王。

满文中"汗的父亲"汉译时误译为"皇父"，造成了多尔衮是皇父的错觉。然而顺治帝称其叔父多尔衮"ama wang"（父王），以及当朝大臣等称多尔衮"ama wang"（父王）①，实为满洲习俗，并非认其为"皇父"。

三、称尊长为父的满洲习俗

1、努尔哈赤的侄辈、满洲大臣等称其为父

天命十年（1625）五月，清太祖努尔哈赤规定，近身侍卫、为首众大臣以及他的女婿们称他"父贝勒"（beile ama），"国人"（gurun i niyalma）称他"汗"（han）。②

无论称努尔哈赤"beile ama"（父贝勒），还是"ama han"（父汗）或"han ama"（汗父），均有称其为父（ama）之意。大致有以下几类人，可以这样称呼努尔哈赤。

（1）努尔哈赤之子、女、婿③

---

① 《满文内国史院档》，顺治六年正月初一日、初二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 2，缩微胶卷 2；顺治七年七月二十四日，全宗 2，胶卷 3。

② 《旧满洲档》，天命十年五月十四日，台北故宫博物院，1969 年，第 4 册，第 1890 页。按，陈捷先《多尔衮称"皇父摄政王"研究》一文已引用这条史料。

③ 这些人有时也称努尔哈赤"ama"（父）。参见《旧满洲档》，癸亥年（天命八年）八月二十一日，第 5 册，第 2056、2057 页；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，天命九年正月初六日，东洋文库本，第 2 册，第 888、889 页。

例如，万历三十六年（1608）九月布占泰称："我向父汗盟誓四五次，竟违约悖行，实无颜面矣！父汗若能将一亲生女与我，我愿永赖父汗为生，何如？"于是，聪睿恭敬汗复将亲生女儿穆库什格格与布占泰为妻。①

（2）侍卫、大臣等

例如，天命八年三月，侍卫达尔汉奏曰："我十四岁即被汗父养育，不曾获罪。至辽东以来，未能禀公办理汗父、众弟交付之事宜。"②

（3）蒙古王公

例如，天命八年七月，蒙古厄鲁特贝勒之誓词称："因信赖英明汗，方来归附。英明汗仁爱我等，有如亲子。若背逆汗父而行，乞上苍明鉴。"③

2、康熙帝、雍正帝之侄辈、满洲大臣等称其为父

满文档案显示，康熙、雍正年间，大致有三类人称皇帝为"皇父"（han ama），他们是皇帝的儿女、皇帝的侄辈和部分满洲大臣。

（1）皇子称皇帝为"han ama"（皇父）

皇子给皇帝上折时，均称皇帝为"皇父"。这在满文档案中有大量记载。

（2）皇帝的侄辈称皇帝为"han ama"（皇父）

例一，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秋，康熙帝结束塞外之行回銮。八月二十七日，康熙帝之侄、裕亲王福全之子保绶对留守京城的皇三子允祉、皇八子允禩说："我的身子今已大好，欲同我的兄王（ahūn wang）一道，前去迎接皇父（han ama）"。④

例二，康熙朝后期，康熙帝堂侄、简亲王雅尔江阿为女择婿事上奏。这件奏折中，雅尔江阿先后四次称康熙帝为"皇父"（han ama）。⑤

例三，雍正六年（1728），雍正帝之侄弘晳晋封和硕理亲王。他在奏请增补侍卫折内，先后六次称雍正帝"han ama（皇父）"，以示感激爱戴之意。仅举其一："三等侍卫两缺，请将皇父所赏蓝翎花色、蓝翎扎斯虎二人补授。"⑥

（3）满洲大臣称皇帝"han ama"（皇父）

例一，康熙三十二年（1693）春，满洲镶黄旗人、两江总督傅拉塔两次上折时，均称康熙帝"皇父"（han ama）。⑦

例二，满洲正黄旗人、亲近侍卫娄徵额称康熙帝"皇父（han ama）。五十一年（1712）四月，康熙帝奉皇太后避暑塞外。五月初三日，留守皇子允祉等奉朱批："娄徵额怎样了？仍取信奏告"。五月初六日，允祉等奏报探视娄徵额的情况，并转述娄徵额的话："较之皇父（han ama）起行前一日我入大内请安时，我的身子又强健些。""皇父（han ama）这样惦念奴才，特降旨阿哥等，前来看视并问候我，我不知以何言表述，只是喜悦不尽。……请将此情代我奏

---

① 参见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，戊申年（万历三十六年）九月，第 1 册，第 9 页。
② 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，天命八年三月十五日，第 2 册，第 692 页。
③ 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：《满文老档》，天命八年七月初四日，第 2 册，第 834、835 页。
④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，康熙四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，胤祉、胤禩奏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档案号 508，4－92。
⑤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，雅尔江阿奏，无具奏日期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 4，缩微胶卷 5。按，据内容看此折写于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雅尔江阿袭任宗人府宗令后。
⑥ 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》，台湾故宫博物院，1980 年，第 32 辑（《满文谕折》第 5 辑），第 536—537 页。
⑦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2 件，傅拉塔奏，康熙三十二年正月初四日、三月初一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 4，缩微胶卷 4。

闻。”①

（4）满洲大臣称皇帝“ejen ama”（主子父亲）

清前期满文档案中，满洲大臣称皇帝为“主子父亲”（ejen ama）之例较多。

例一，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五月，满洲正黄旗人、原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被执。他在受审时言及康熙帝，称“主子父亲”（ejen ama）。②

例二，雍正三年（1725）正月，正黄旗满洲都统玛勒赛奏称：“奴才原本愚钝。倘若未将无法胜任之情陈奏主子父亲（ejen ama），久而误事，理应获罪。”③

另外，满洲正白旗人山东巡抚佛伦④，镶黄旗包衣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⑤，满洲正蓝旗人步军统领托合齐⑥，满洲正黄旗人漕运总督赫寿⑦等，都曾分别在奏折中称康熙帝“主子父亲”（ejen ama）。

可见，称尊长为父是满洲（女真）人的一种习俗。清入关后，这一习俗仍存。正如清帝可被其侄辈及满洲大臣等称为“皇父”（汗父）或“主子父亲”，多尔衮也可被其侄子顺治帝及满洲大臣等称为“父王”。所不同的是，多尔衮是“王”（wang）而不是“皇/汗”（han）。

四、小　结

根据上述分析，我们可以获得以下认识：

第一，顺治帝称多尔衮为“父王”是满洲习俗。多尔衮从未被称为“han ama”（皇父），顺治帝只是称多尔衮“ama wang”（父王）。“皇父”和“父王”虽然只有一字之差，身份、地位却有天壤之别。第二，“皇父摄政王”（doro be aliha han i ama wang）的满文表述中，无论是“ama wang”（父王），“han i ama”（汗的父亲），还是“han i ama wang”（汗的父王），都不是“皇父”。多尔衮称号“皇父摄政王”的满文原文实际并无“皇父”二字。正是由于“han i ama”被汉译为“皇父”，引起人们的误解，出现了“太后下嫁”说。

总之，清初宫廷政治中满汉文化的差异，造成“皇父摄政王”的满、汉文歧义，因而这一称号不能作为“太后下嫁”的依据。

---

①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3件，胤祉等奏，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初三日、五月初六日、五月十八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档案号508，4－92。

②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，胤祉、胤禩奏，康熙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档案号508，4－92。

③ 《宫中档雍正朝奏折》，台湾故宫博物院，1980年，第30辑（《满文谕折》第3辑），第134、135页。

④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2件，佛伦奏，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初十日、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4，缩微胶卷2。

⑤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2件，赫世亨奏，一件为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十六日，另一件无年月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4，缩微胶卷2。

⑥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3件，托合齐奏，无年月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4，缩微胶卷1。

⑦ 《满文朱批奏折》2件，赫寿奏，康熙五十年三月初七日、五十四年三月初九日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，全宗4，缩微胶卷5。